



暮霭沉降时，我踏进了济宁。城墙巨大的影子斜压在街道上。抬头望去，一座古楼正悬于仅存的南城墙之巅，砖是灰的，瓦是青的，木是红褐的——这便是太白楼了。

墙砖的缝隙里渗着千年风霜。

唐开元二十四年，李白携家眷自湖北安陆漂泊至此，便栖身贺兰氏酒楼近旁。彼时青衫诗客推窗可见运河橈帆，酒旗在风里翻卷如断章的诗稿。谁也料不到，那日买醉的身影，竟将一座市井酒肆饮成了中华文化的一处圣迹。贺兰氏酒楼因他而易名“太白酒楼”，最终升华为一座供奉诗魂的殿堂。

酒香熏透了二十三载春秋，李白自谓“任城人”，将半生踉跄安放于这片水土。此地成了他漂泊生涯里罕有的故乡，他每每登楼，看

外地人看济宁

荷香若梦

山东潍坊 程瑞

立秋时节，前往微山湖采风。刚至湖区，阳光裹挟着湖水的湿润扑面而来。当微山湖的轮廓渐渐映入眼帘，一幅宏大的画卷在眼前豁然展开。远处，十万亩荷莲在晨雾中若隐若现，宛如一块巨大的翡翠沉入碧波。

老周早已等在青石板码头，他退休后一直在微山县居住，是出了名的微山“百事通”。老周是摇着木船来接我们的，一番问候，我们踏上了木船。就在船桨划破水面时，惊起几只白鹭，它们振翅掠过芦苇荡，翅尖打着晶莹的露珠。

刚刚启程，老周便打开了话匣子，“大湖里面藏着三百多种水生植物呢，你们看，那粉白相间的荷花是红莲，那边开着蓝紫色小花的叫再力花，水底下还藏着菱角、芡实和睡莲。”随着木船缓缓驶入荷丛，晨雾渐渐散去，荷叶上的露珠在阳光下折射出银色光芒。

忽地，船头掠过一抹艳丽的红色，竟是几株盛开的睡莲，花瓣如丝绸般柔滑，花蕊上停着一只翠绿色的豆娘。粉白相间的荷花，或含苞待放，花瓣上还带着晨露的晶莹；或热烈盛开，露出嫩黄的花蕊，引得蜜蜂在花间穿梭。蜻蜓点水时，水面荡开的涟漪惊醒了沉睡的鱼群。

“听这鸟叫声，是须浮鸥。”同行的“观鸟专家”李老师轻声提醒我们。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芦苇丛中突然飞起一群鸥鸟，雪白的羽毛在阳光下泛着银光，时而俯冲捕食，时而盘旋嬉戏。

老周如数家珍，“这些年生态好了，连‘鸟中大熊猫’震旦鸦雀，都在微山湖安家了。你们运气好的话，没准能看到。”说话间，船尾突然一阵骚动——原来是三只鸂鶒从水中钻出，喉囊里鼓鼓囊囊装着鱼，黑亮的羽毛上挂着重珠，在阳光下宛如镶嵌了钻石一般。

木船转过一片荷丛，眼前豁然开朗。一望无际的野生荷花铺展成一片粉色的海洋，从湖岸延伸至天际，与蓝天相接。晨露未晞时，荷叶上滚动的水珠如碎银般闪烁，微风拂过，荷叶翻卷出翠绿的波浪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似在低语。夕阳西下，成群的候鸟掠过荷莲，翅尖轻触着湖水，激起一圈圈金色的涟漪。

我们的船停靠在渭河村里一个住家的船边，七十余条木船首尾相连，船头挂着红灯笼，船尾晾晒着渔网，宛如一条浮在水上的街市。渭河村在微山湖腹地，渔民出门大都以船代步。在这里，一条条屋船连接成颇有特色的湖中街。

这家主人热情地端出一壶荷叶茶，斟入杯中，茶汤清绿，飘着淡淡的荷香。他的船上摆着各种微山湖特产，莲子羹用青瓷碗盛着，上面漂着几瓣桂花；菱角米炒得金黄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；用芦苇叶包的微山湖咸鸭蛋，切开后红油直淌，让人食欲大动。

夜幕降临，微山湖上月高悬，洒下银白的清辉，荷花与荷叶在月色中影影绰绰，宛如披上了薄纱。湖中蛙鸣阵阵，与远处的虫鸣交织成秋夜的交响曲。萤火虫们从芦苇丛中飞起，如流动的星辰，在荷间穿梭，恍若梦幻的色彩。

我们乘着月色划入荷莲深处，船桨轻摇，惊起几只夜栖的水鸟。它们扑打着翅膀掠过水面，消失在夜色中。空气弥漫着荷叶的清香与荷花的芬芳，此刻的微山湖更多了几分宁静与神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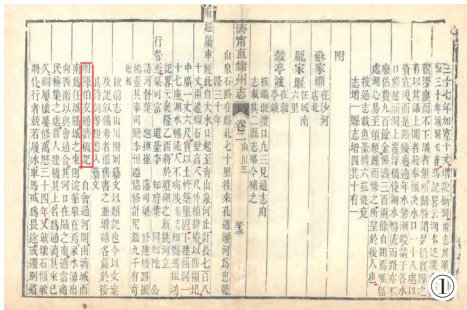
老周关掉船上的灯，让我们完全沉浸在黑暗中。眼睛渐渐读懂了夜色，竟能看见银河横跨天际，仿佛触手可及。

翌日回程时，湖面笼上了一层薄雾。回望那片湖水，闻那沁人心脾的荷香，仿佛又见千万朵荷花轻轻摇曳。这满湖清荷，如同无数只手在向我们挥别，又似叮嘱再次归来。

运河如一条青练穿城而去。酒入豪肠，笔落惊风，任城的烟火气渗入雄奇的文字肌理。杜甫也曾与他相会时踏进此楼，木楼梯上响过两位巨匠足音的交叠，推杯换盏间，盛唐诗歌的星空被永久点亮。

城池兴替，楼亦飘摇。明洪武二十四年，济宁左卫指挥使狄崇执意将楼移筑于南城墙之上。他别去原名中的“酒”字，仅留“太白”二字符——谪仙已逝，何需俗醪相佐？青砖垒筑的楼阁自此有了凌虚御风的姿态，与尘世划开一道微妙的界限。

我抚过仅存的古城墙，拾级而上，脚下石阶凹陷处，积蓄着历代登临者的登音。二楼正厅，“诗酒英豪”四字石匾悬于北壁，笔力如虬枝盘空。匾下阴线镌刻的三公画像中，李



济宁老运河的波影里，浮着一座明朝的桥。万历三十四年的月光，还沾在古老桥身的青石纹路里，明代济宁人陈伯友写《通济桥记》时蘸的墨，说不定还留着明代运河之风的清凉。

桥坐落在老运河的腰上，今解放路与运河路交叉路口，像根串起烟火的锁链。远望古桥，似乎还能看见南北客商的马队在这里打尖，耳边依稀传来马蹄声叩得青石板“喀喀喀”的响声；运粮船的帆影擦着桥洞依次而过，船工的号子撞在石墙上，弹回河里，溅起串串水花；挑着货担的小商小贩挤在桥边，把叫卖声揉进糖葫芦里，连路过的猫都被甜得贴脚。

可是有一年桥坏了，石板裂得像老人褶皱的脸，走上去吱呀作响。于是，马队绕路，船工改道，小贩的货担摔在泥里，河风里都带着忧愁。

高君是个热心肠的汉子，手里攥着攒了半辈子的银钱，拍着胸脯说：“修桥！”乡亲们跟着筹集钱款，把铜板碎银甚至刚摘的青菜，都摆进募捐的筐里。

物料备齐，万历三十五年动工起建，地基挖得很深，直触到老运河的底，每块石头都用

民俗探微

那些啼笑皆非的辈分儿

张廷赏



在城市里待久了会发现，人跟人的关系看似复杂，其实很简单。人与人之间不必戴着面具，也没有那么多客套和人情世故，身边都是熟悉的陌生人。而在农村生活中，还必须遵循一些传统的“老规矩”，亦如孟子所说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甚至农村老家的辈分关系，在现代社会也面临着种种挑战和尴尬。

记得老家有一位老太太，每次见到我母亲，都恭恭敬敬地问安：“大婶子，大婶子，怎吃饭了吗？”她如此的叫法，好似与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平辈似的，其实不然。我们要根据

风物

长河月照太白楼

夏纪舟

白宽袍广袖居中而立，杜甫与贺知章分侍左右。

石面冰凉，三公的目光却灼灼穿透盛唐的余烬。廊间碑碣林立，李白手书“壮观”斗字方碑赫然在目。字迹如龙蛇夭矫，每一笔都蒸腾着酒气与狂狷。乾隆御笔《登太白楼》诗碑矗立一旁，帝王题咏终成了诗仙巨像边的精致注脚。

下得楼来，城墙根不远便是竹竿巷。这巷子曾是运河血脉滋养出的繁华筋络。老人们说，鼎盛时载竹南船泊满河道，货栈鳞次，人声鼎沸如赶庙会。江南竹筏在此上岸，匠人剖篾成器，竹香浸透街衢。

纸坊街、纸店街、小闸瓮城……五条街巷曲尺相连，俨然一幅济宁版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古运河衰微后，竹木铁陶百工作坊仍盛。只见竹器作坊里，老篾匠弓身剖竹，依稀留着长河残影旧梦。

夜色垂落如宣纸润墨。古运河上，一艘乌篷船摇碎灯影，橹声搅动千年沉寂。我复登太白楼，倚栏眺望。南岸秀水城灯火如昼，人潮漫过古意街市，却再难寻觅青莲居士醉眼望去的市井人间。楼下广场，孩童嬉闹着掠过李白石像的衣袂——黼头圆领，飘然欲举。诗人凝固的身姿俯视着霓虹流淌的城池，像一尊岁月悬置的神祇。

月光悄然爬上飞檐，为楼阁镀上清冷的银边。此月曾照李白独酌：“举杯邀明月，对

影成三人。”此刻清辉如旧，而人间已换。运河水流淌依旧，却载不动半片盛唐的月光。竹竿巷的市声散入虚空，唯有太白楼如历史长河中一座倔强的灯塔。

远望河面浮光跃金，恍见当年太白醉倚朱栏的身影。他身后是老运河北岸林立的桅樯，窗下是竹竿巷鼎沸的人语。二十三年羁旅，他把生命密度最高的诗篇抛洒于此。

酒痕化为碑碣上的墨迹，醉语凝成檐角的风铃。千年之下，月光仍替他擦拭着古任城济宁的夜空，提醒每一个仰望者：真正的诗魂从未被城墙围困，亦不被时光拘押——它如明月行空，只要有人举头，便能在心穹重焕清辉。

夜色渐深，楼影与月轮叠印在老运河之上。水波轻漾，将千年沧桑揉成一片闪烁的星芒。

■杨国庆 摄影



老济宁

老运河上的连心通济桥

王如然

糯米浆粘牢，像给桥安了颗稳当的心。桥边建了神祠，香火烧起来的时候，烟飘得比帆还高，像是在给老运河说：“这桥，稳着呢。”

次年，桥修好。竣工那天，乡亲们敲着锣来请陈伯友写记。他摸着桥栏上刚刻的莲花纹，指腹沾了点石粉，忽然问：“恁说，这桥叫通济，可通的是路，还是心？”

有人挠着头笑：“通济嘛，就是通着运粮的路，济着做买卖的人。这桥，船能过，马能走，小贩能摆摊，官人能歇脚，这不就是通济？”陈伯友没说话，望着桥上来往的人——卖布的和卖盐的挤在桥边，红着眼眶骂娘；挑着担子的父子因为几文钱争吵，儿子把担子摔在地上，父亲的脸比桥边的砖还冷。

风掀起陈伯友的衣角，他叹了口气，转身望着运河里的浪花，声音像被风揉过：“真正的通济，”他指着桥边的香案，缕缕青烟正飘向远处的帆，“是通心。不是抢着过，而是让着过；不是盯着自己的口袋，而是看着别人的难处。就像大家修桥，把钱凑在一起，把汗流在一起，把心连在一起。这样的桥，才不会坏；这样的路，才能走得远。”

那天，陈伯友写了很久。墨汁蘸了又蘸，笔锋扫过纸页，像扫过运河的浪涛。他写桥的坚固，写修桥人的侠义，写“通济”二字里藏着的仁心——通，是心与心的连通；济，是德

与德的相济。

如今的通济桥，依旧站在老运河边。桥下平静的运河水，像一面镜子，仿佛照见当年修桥人的汗水，照见陈伯友的笔墨，照见每个过路人的脸孔。有人站在桥边拍照，有人坐在桥栏上吃早点，有人指着碑刻说：“你看，这是明朝的字。”可他们不知道，碑上的字里，藏着一座桥的灵魂——通济，不是桥的名字，是人心该有的样子。

河风掠过桥洞，带着当年的墨香，飘向远处。岸边的柳树晃了晃，像在说：“你看，那桥，还通着。”

①②《济宁直隶州志》中的《明陈伯友通济桥记》 ■资料图片

是哪个村里的？”大个子顿时又火冒三丈，大声叫着说：“恁碰了我，还问我是哪个村的，我还要问你是什么派出所的啊？”

张三也不急不恼，依旧用最谦卑的姿态陪着干笑，一直问人家是哪个村的？大个子可能猜测，问自己是哪个村的，会不会是身上钱不够，改天送我家里去啊？也就脱口而出说了庄名。

“那个庄，是个好地方，我去过。”张三不紧不慢地说，接着又问：“恁和俺村里谁家有亲戚？”

“我和谁家有亲戚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快点给钱，别拐弯抹角的。”大个子被问得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有点不耐烦。

张三还对小平气和地说：“碰了恁的车，是俺的不是，请一块到我家喝杯茶，喝酒也行。你和俺村里谁家有亲戚啊？”大个子有点沉不住气了，便说自己是谁的亲舅。

张三闻此一言，顿时喜出望外。他打破砂锅问到底，终于有了结果。“你说的那是我的好哥们，他叫你舅，那你也是我的舅。”说着异常亲热地要认亲，“舅，舅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外甥碰了舅的车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啦。”

这平白无故的，多了一个外甥，大个子一时间还有点没适应过来。他又打电话问了自己的姐姐，确认张三没说瞎话。论辈分，张三也的确叫他舅，没错。本来说好的赔1000块钱，也因为一声舅，就这样不了了之了，他不能六亲不认。

在村里，即使同一个姓氏，也有着严格的辈分。有的人年龄小辈分高，依旧丁是丁卯是卯，礼节必须到，规矩不能乱，该怎么称呼是天经地义的，不能“乱了辈分”，弄出笑话乱弹琴，那是万万使不得的。

国家，先国有后有家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国有历史，家有家谱。在农村最要紧的讲究，就是盘根错节的辈分。传承观念浓厚，亲戚干支错综复杂，啼笑皆非的辈分儿。

性格内向、不善交际的我，因为这些讲究，在农村老家也吃了不少“苦头”。离开老家有二十年了，离开时难舍又无奈，却也没了见人就论辈分的事了。 ■苗青 摄影

泗水县的泗河，从源头泉林一路向西，悠悠地绕过故县村，带着菜香和土肥草的芬芳。故县村依旧保留着古朴的建筑，青砖红瓦，这里就是一千多年前的汶阳城。

北魏时的故县并不叫故县，也不是一个村庄，而是一座小小的城池，叫汶阳城。因远离京城，天高皇帝远，官匪勾结，欺男霸女，弄得民不聊生。

天长日久，这怨气终于惊动了天庭。玉皇大帝召来众仙道：“各位仙卿，朕感到了一股从民间传来的怨气。这怨气能到达天庭，一定是有很大的冤情，不知哪位仙卿愿下去界察看啊？”

玉帝话音刚落，热心肠的太白金星出班请命道：“启奏玉帝，为臣愿往。”

“好，太白贤卿，速去速回。”

太白金星出了天庭，顺着这股怨气找它的源头。他在怨气最重的地方按住云头，向下张望，见一座城池，城门之上刻有“汶阳城”三个大字。再往城内观瞻，这一看不要紧，把个老神仙气得是“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”，连肺都差点气炸了。

原来，太白金星来到汶阳城时，正是城里一天中最乱的时分，那些地痞流氓、地主恶霸全都出来害人。太白金星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调转云头返回了天庭，向玉帝如此这般禀报了所见所闻。玉帝勃然大怒：“竟有此等怪事，真是岂有此理，此地谁之所辖？”

只见泗河龙王畏畏缩缩地站了出来，“启禀玉帝，此乃小臣所辖。小臣也曾想惩恶扬善，却因坏人实在太多，罚不胜罚。那些善良的人也都渐渐麻木，小臣……请玉帝降罪。”

玉帝把泗河龙王怒斥一顿，命他戴罪立功，将功折罪，“既然坏人太多，好人也变麻木了，那就命你今夜三更时分，把整个城池都翻过来吧。”说完拂袖而去。

龙王一听傻了眼，整个城池都翻过来，那不是全城的人都要丢了性命吗？龙王实在不忍心，可是玉帝之命又不敢不从。于是，泗河龙王想了个法子。龙王有九位龙子，他命龙子们用乌云把天空遮起来，让天早点黑下来，然后他和九个儿子一起给城里的善良人托了个梦：今夜三更，全城毁灭，速速迁移，切莫耽搁！

接到梦的人有的相信了，就急忙趁黑搬家；有的将信将疑，但犹豫一阵后也准备迁走。龙王估计时间差不多了，就命龙子们从汶阳城的西南方向开始向东北方向钻过去，把汶阳城翻过来。

九位龙子领命，开始钻城。虽说汶阳城不大，可是要想把它整个翻过来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九位龙子一路钻到汶阳城的东北面，只剩了三条，其余的全累死了。

剩下的这三条龙，使尽最后一分气力，果然把已松动的汶阳城翻了过来，只听得“轰隆”一声，山崩地裂。那些相信的人，搬家早的，都逃过了一劫。将信将疑的那些人，毁城时正在路上，有的逃过了，有的没逃过，一时间哭天喊地。

这一下，又累死了两条龙，最后一条龙想从土里钻出来，可是，只钻出了龙头，就筋疲力尽而亡。龙头化成了一块大石头，那里土的全变成了红色，说是因为龙子们洒下的血染的，土质也很粘。

后来，那些还生的人难舍故土，看到坏人全死光，灾难已过，又都回来了。附近村子的人看到那里闲置大片土地，也慢慢地迁移了过来，人越来越多，慢慢成了一个大大村庄。因这里本是县城，就取名叫“故县”。

被龙血染红的地方，取名叫“红石崖”，在夏季电闪雷鸣的夜晚，有人在此看见龙头闪现。

直到今天，红石崖下的大树依旧挺拔，好似在述说着古老的传奇。

正如李白与杜甫在此畅饮时的诗句：“秋波落泗水，海色明徂徕。飞蓬各自远，且尽手中杯。”

方言俚语

济宁话里有个“偌”

[北京] 常宇昂

济宁方言中有个非常有趣的词，普通话音“偌”。像很多方言字词一样，并不能确定怎么书写，而只有一个读音。它是一个程度副词，广泛用于描述某件事情的程度，意为“很”“挺”。

例如，说这菜炖得“偌”香哩，就是“者采炖哩偌想哩”，表示菜肴的程度强，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。

在济宁方言中，“偌”通常位于形容词或动词前面，用来修饰它们，表示某种程度的强化。例如：今儿这天“偌”冷，你这手机“偌”贵，这孩子“偌”聪明。说话者可以在语气上更柔和，同时传达出主观的情感。

不仅如此，“偌”也常和语气助词“咧”“哩”搭配，增强了句子的亲切感和地方特色。例如，这衣裳洗得“偌”干净咧。这种表达方式，非常贴近济宁人日常交流习惯。

济宁方言中的“偌”，不仅在语法上有着独特的用法，还在语用上具有重要功能。它在表达程度的同时，也常常起到缓和语气、委婉表达的作用。

在济宁话中，用“偌”来说某件事，往往是为了降低语气的强度，使对方不会感到太过直接或冲突。例如，“这件事‘偌’麻烦”，就比直接说“这件事很麻烦”要温和得多。

此外，“偌”在表达情感时，也表现得非常灵活。它可以用来表示对某人或某事的喜爱、担忧、劝告等情感，如“他‘偌’愿意干这个活儿”“他和他‘偌’熟悉”等，体现了济宁方言在语气和情感上的丰富性。

与普通话中的“很”“挺”“有点儿”相比，济宁方言中的“偌”更加灵活且富有主观性。普通话中的“很”和“挺”，往往是固定的程度副词，语气较为明确；而济宁方言中的“偌”，可以根据不同的语境变化其程度，从“有点儿”到“挺”，甚至“很”。这使得“偌”在日常对话中具备了更多的表达空间，能够更好地调节语气和情感。

济宁方言中的“偌”，不仅是一个程度副词，更是济宁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它以其灵活的语法结构和独特的语用功能，展现了济宁方言的地域文化特色。

随着普通话的普及，虽然“偌”的使用在年轻人中逐渐减少，但它依然在许多济宁人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，成为交流和表达情感的重要工具。

济宁方言是一种充满地方色彩的语言，它不仅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​​化，也在不断的演变和传承中，继续为日常生活增添色彩。